

人生留痕

蓝蒲珍
著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人生留痕

蓝蒲珍 著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前 言

出版这本小册子的动议,首先是来自我的孩子们。偶尔闲聊,我给他们讲了一段往事,想不到他们却是闻所未闻,很感兴趣,并极力撺掇我写出来供晚辈人了解过去的年代。于是我便开始写了《奔赴西南联大》等四篇回忆短文,先后发表在《今晚报·副刊》上。不意又引起了老朋友们的反响,有称赞为“宝刀不老”的,有为此赋诗致贺的;孩子们更是兴奋不已,主动将我40年代初发表的散文设法复印出来,要我凑在一起出本册子。

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的确是坎坎坷坷,青少年时代便遇上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,过着颠沛流离、忍饥挨饿的日子,经受着各种生存的考验,直到解放后才得以安居,可以说个人的遭遇与国家的命运是紧紧相连的。所幸80年国运沧桑,80年人事沉浮,我个人在时代的大潮中,始终不舍不弃追求真理,奋发向上,爱党强国之情弥坚弥深。如今生活在和谐社会安享晚年,抚今追昔,虽已无豪情壮志,但愿发挥余热,留下人生旅程的一些印痕,作为留给孩子们的念记。

书中所选作品内容主要有两方面:一是关于“政治经济学”的;二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,而这又与我承担的教学任务有关。



1952年“院系调整”，执中奉调天津师范学院（系教会学校天津沽大学改制而成），要求开设“政治经济学”。这是一门新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，每周有两天要到教育部开设的培训班听苏联专家讲课，然后回到学校再给学生讲，就是俗话说的“现趸现卖”。到了1953年，执中就成了“政治经济学”中国的第一代专家了，全校学生都要上这门政治课，人手严重缺乏，于是组织上以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理由，把我从清华大学调到天津，也“滥竽充数”地当起了政治经济学的老师。我们那一代青年人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绝对服从党的分配，指哪打哪，不讲价还价；会的要做，不会的也要学着做，而且要力争做好，这就是我从事政治经济学教学的由来。一直到1958年“大跃进”，停课闹革命，我无课可教，调去办刊物，这才向组织提出请求“归队”，于1959年初调中文系。

从1959到1987年离休，便一直在中文系任教，起初安排讲文科公共必修课——“大一国文”，从选教材、备课到讲大课，工作量之大自不必说，最让人吃不消的是学生每作一次文，便要评阅上百篇文章，这也算是基础锻炼吧！后来终于定岗在“中国现代文学”教研室，开始讲鲁迅、郭沫若、巴金、老舍、曹禺等大作家的名著，颇得学生好评。“文革”初期停了几年课，1971年学校奉命迁保定，1972年领导便分配一班工农兵学员由我负责。当时只允许讲毛主席的诗词和鲁迅的作品，真是战战兢兢，不敢稍有疏忽，唯恐犯错；但又要考虑到如何突出政治，尽量引导学生体会作品中的伟大思想情操。就在这时上面忽然要求师生一起搞“批儒评法”，由于我已耳闻了某些传言，警觉到此举另有政治目的，决不能随便应和，但又不能硬抗，迫不得已想出了变通之策：带领72级全班学生，查阅历史上法家

人物及其作品,要求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评价法家的文艺思想及其创作,并以1972级工农兵学员的名义于1975年5月出版《法家文艺思想和创作》一书(原著存留备查)。总算闯过了这一关,在“史无前例”的日子里没有受到派性的冲击。

“文革”后,课程都排得满满的,只有一门选修课《茅盾研究》尚无人认讲,于是我便自愿承担下来了,由于讲课的需要,发表了一些论文,这便是文集中搜集的“《子夜》经济名词释义”等三篇论文的来历。

现在收录的这些作品,既留下了我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时的印记,也留存着我涉足文学领域时的艰难跋涉。至于从上世纪40年代初到离休后陆陆续续地写的小散文,虽然范围广泛、时间跨度长,但不成格局,布不成阵,只能算是反映了某些历史阶段的生活真实和我的心路历程,现将它们汇集成册,对我既是珍贵的纪念,也是为今日的盛世献上的小小礼物。

编辑本书的过程中,重读了1993年访日时,河北大学组织上批准过程中给我写的一段评语:“蓝蒲珍同志能认真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,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,坚持四项基本原则,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,‘文革’和两乱期间无任何问题。该同志多年从事教学工作,勤勤恳恳,教学严谨,教书育人,教学效果很好。对《茅盾研究》有独到见解。”

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表扬和鼓励,可算是我这一生工作的“盖棺论定”,有此评语我可以含笑瞑目矣!

作者于2007年12月

序 1

老伴近来正忙着出书,这件事引起了深深的感触,回顾我与她相濡以沫已62个春秋,其间患难与共、相依为命,值得回忆的往事实在太多太多了,这里只想表表我的歉意。我一向只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教学和科研工作,从不过问家务事;而她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,还要承担全部家庭重担,抚养、教育四个孩子健康成长,直到65岁离休后,还成天忙忙碌碌,晚年回想起来,真令我“感与惭并”。

正值子女们鼓励老伴写一本回忆录,我也想借机表表自己的心情。

首先我翻阅了目录表,除了一组优美的纪实散文我比较熟悉外,她结合教学发表的一些颇有分量的论文,过去我竟没有注意,越往后读越有兴趣,最后那篇《对所谓“土地收益递减规律”的批判》深深吸引了我,反复研读之后,决心写出如下的读后感。

这篇论文具有很复杂、难懂的理论,但由于作者论证充分、逻辑性强,剖析得头头是道;同时还用了大量的事例,密切联系当时的实际,因此也就不难读懂了。论文虽写于1957年,距今整半个世纪,而其中有些论点还可以说明某些现实问题,这更



令我兴趣倍增。

1815年马尔萨斯发表了“人口论”，就是以“土地收益递减规律”为“科学”基础的，认为土地的收益是逐渐地、绝对地递减的；1817年李嘉图也把这一“规律”与他的“地租论”联系起来，认为土地收益是相对地减少的，世上有些人的贫困与饥饿是必然的，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无关。

作者认为，这些“理论”都是荒谬的、反动的，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。虽然早已被马克思批判得体无完肤，然而它并未被彻底消灭，在帝国主义阶段，还在为垄断资本利益服务，为压迫穷苦人民、为发动战争服务。

作者不仅从理论上予以反复驳斥，且列举了大量事实为证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，中国人口号称四万万，而现在有十三亿多，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是比解放前提高了很多吗？这个事实本身就击倒了所谓的“土地收益递减”规律。具体到农业生产，中国共产党执政之日起便开始重视兴修水利、选用良种、改良土地、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等，作者列举了许多例证。

按科学道理讲，土壤的肥力是由地下存在的微生物数量与品种来决定的，因此土地是有可能愈种愈肥的，这是生物科学正在研究的课题。前几天偶见报载一条令人惊讶的消息：面积和人口相当于我国重庆市一半的荷兰，是位列美国和法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农产品出口国；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，从事农业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2%。这种奇迹的出现，得益于国家正确的农业发展战略，其中关键是重视科技，走优化结构、发展高效农业的道路，这个现代的例子有力地证明土地收益的确是无止境的！

我一辈子都没有为谁写过“序言”，今天为老伴“盛年育人，皓首出书”的执著精神所感动，特作浅论，以为序。

孙执中于 2008 年 1 月

人生留痕



序 2

鼓动妈妈写写自己的一生,我是一个积极分子,但要为这本回忆录写篇文章又迟迟不能下笔。我写些什么好呢?妈妈的文章文如其人,80多岁了仍然写得简洁、严谨、准确,看似平实又多启迪,这是妈妈平凡但又不普通的一生的写照。而我很长时间不写东西了,词穷笔秃,真是怕写不好呀。

按照现在社会的标准,金钱、地位、声誉、权力,妈妈的一生远远算不上显赫,只是一个平凡的人,但在我们这些子女心中,妈妈可不简单,是一个让我们自豪的妈妈,用现在的话说,“亮点”多着呢!

妈妈一生追求真理,坚持做人的标准,忠实于自己心中既定的目标。作为教师,无论何时何地都认真备课、努力教学。在清华大学创建幼儿园、编辑出版河北大学校刊、参加“四清”、赴日讲学,无论做什么,只要是承担了责任,都兢兢业业,努力做好。

妈妈从青年时代起就向往光明,不断探求自己的人生之路,关键时刻敢作敢为。无论是20岁冒险坐“黄鱼车”赴昆明报考西南联大,还是60岁“破釜沉舟”辅导小儿子考上北京大学都令人感佩。很少有人知道,在文化大革命自身难保、不知



何时飞来横祸的情况下,她和爸爸还保护了两家人,先后留他们住进我家,暂避风险。

妈妈一生为人正派,从不趋炎附势,始终恪守正直为人的原则,再困难也有独立承担自己命运的勇气。这影响着我的一生。由于有人违规操作,妈妈的职称最后只是副教授。以妈妈清华大学毕业的出身,以她的实际水平,以她对教学工作的兢兢业业和实际效果,评为教授应是理所当然的。但妈妈对此却能淡然处之,从不怨天尤人。

妈妈一生总是为别人着想,在家里辅佐丈夫、养育儿女,很少想到自己。我爸爸是河北大学“资深教授”,至今没有办离休,2006年8月还出版了一本专著。这里面也有妈妈的功劳,不仅生活上的照顾无微不至,在查找资料、校对文稿等方面,还是一个称职的“老秘”。

妈妈一生爱国忧民。直到现在,我们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,每天吃晚饭的时候听二老评说国家大事,从国际到国内,从经济到环保……

父母这代人经历得太多了,几十年时代巨变,我们这代人对父辈的经历还能理解,再下一代人对许多事情就未必能理解了。追求光明、坚持真理、奉献他人、母爱亲情,这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美好情操,不论在什么时代、什么民族都能打动人心,启迪后代。

谨以此文献给我亲爱的妈妈。

孙华
2008.1.20

目 录

CONTENTS

前言	(1)
序 1	(1)
序 2	(1)

一、散 文

刘妈——清华园生活散记之一	(1)
玛瑙戒指	(5)
奔赴西南联大	(10)
梅校长为我们证婚	(13)
西南联大生活散记	(16)
西南联大的“校风”	(19)
我的清华情结	(22)
我的儿子	(29)
我出了一次“大风头”	(33)

二、茅盾研究

《子夜》的社会意义——《茅盾研究》教材	(37)
《子夜》中的经济名词释义	(73)
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	(82)
论《金钱》和《子夜》的历史背景	(94)

三、书 评

《日本之谜》评介	(106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四、应邀赴日讲学

“单人闯东洋”	(118)
日本小镇风光	(120)
在长野大学讲“鲁迅与日本”	(126)
附:鲁迅先生与日本	(127)
在盐田町镇“公民馆”讲“中国饮食文化”	(135)
旅游见闻	(137)
福山之行	(139)

五、论 文

对所谓“土地收益递减规律”的批判	(145)
作者简介	(176)



一、散 文

刘妈——清华园生活散记之一

眼前一座红砖建筑的洋楼，墙上点缀些鲜艳的红叶，在阳光的辉映下，显得异样美丽，使人感到特别亲切而可爱。车子就在这门口停下来了，这就是“静斋”，女同学的宿舍。我开始踌躇起来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忽然一声清脆但极老练的北京口音在我身边响了：“小姐，您刚到？辛苦了呵！您住多少号？”

“嗯……二百二十三。”我来不及考虑，就胡乱地应了一声，正想请她帮我个忙时，大概她早已懂得我的意思，便马上拉长嗓子叫了一声：“老余，替这位小姐把行李搬到二百二十三号去。”

稍微轻松一下，才知道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中等身材的半老妇人，微黑的面皮上，衬着不少的雀斑，说不定还上了少许鹅蛋粉，光亮的头发拢到颈后，拖着一个横S结，两手操在整洁的蓝布大褂的衣袖里，明亮而射人的眸子，正在我身上打量。我开始感到不舒服，究竟该对她说什么呢？几乎不愿正眼看她，怕她窥出我的慌乱，终于还是她先开口：



“你上楼休息去吧！行李交给我好了，我是派在这儿伺候您们的，我叫刘妈，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好了！”

× × ×

不知是为了什么事情，有一天那个熟稔的声音又从楼下高声地喊了起来，我想听个明白，溜到楼梯口，才知道是刘妈在教训人：“先生，我不能让您上去，当然啰，我们是佣人，您是先生，比我懂得多，可是，这是上面的规矩，对不起，嘿……还是请您不要上去。”接着她用另一种口气对另一个人说：“您找哪位？请先生会客室休息一会儿，这个地方不敢招待您！这地方男宾止步！”

在进门口的地方，她常与另一个老妈子谈天，一天的黄昏，见我走来了，便露出一排熏黄的牙齿笑着：“您吃完了饭？”我只微笑了一下，虽然她是那样地有礼貌，但我却感到一种莫名的压力，果然，我一走过，她又接着发表议论了：“如今清华，可真和往日不同，小姐们晚上也不按时回来（指十点钟），男宾又不肯在会客室里，有的偏还要上楼去，你看成什么体统？往日的小姐们，多规矩，我在清华十二年，可从没有见过这样子，真叫我担不起这个责任。”

一阵轻巧的敲门声，接着她伸进头来，极有礼貌地告诉我：“小姐，会客。”

等到把客人送走了之后，我转身回来，看见刘妈正端坐在传达室里，安然地看着报，桌上还有一壶茶，一支正在燃烧着的烟夹在指缝中，真是派头十足，令人一见，就会想到外国电影中所描写的管家妇。

“这位先生人真好，您可是要请我吃糖了，哈……”

给她这么一笑，倒弄得我不好意思，红着脸连说：“待会儿

请,待会儿请……”

“说笑话的,我倒要先请您吃哩!”说着便从抽斗里顺手抓几个糖出来,硬要我吃,于是,我们便开始聊闲天了。

“你在清华年头不少吧?”

“是呵,十二年,日本人在这儿的日子还不算在内。”

“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?”

“人可不少哩,大儿子在铁路上做事,第二个在军队里,一个小女儿正在××中学念书,每礼拜都来看我的。”

“那么,这样说来,你的福气还不坏呀!你还做这事干什么?”

“闲着在家里也怪无聊的,恰好今年清华复员后,登报召我们,我就来了,我觉得还是在这儿的好。”

× × ×

她是那样地爱护清华,就是在日本人占领这儿的时候,她也没有忘记过它。无论什么时候,当你谈到日本在这儿多久的时候,她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:“日本人占领了咱们清华园八年十个月零十七天。”

她把清华当作她的家,她对于她的工作是那么的熟悉和老练。

每天清早,有条有理地将小姐们的自行车一辆一辆地搬到门外车架上依次摆好,晚上,又谨慎而熟练地将车子搬回室内来。她似乎从没感到过疲倦。

每天都有大叠的报纸和信件送到各房间里,假如小姐们不在家,锁了门,她隔一个时候再送去,从没有怨言,也从不感到麻烦。假如你想在她的办公室(传达室)取信,也许可以省掉她来回送递的麻烦,可是事实上她会不高兴,因为,这是不合规



矩的。

她对于静斋更是爱护得无微不至。最近因为人多地方少，校方把女同学饭厅改为寝室，为了这件事，她着急得很。她很奇怪地说：“小姐们自己的事情，一点也不着急，看看饭厅，就要改成寝室了，这怎么成？过去我们静斋的理发室、合作社、阅报室，哪一样没有？到如今饭厅都不能有了，小姐们，一定要争呀！”

一连几天，她的心似乎都是不安的，为了小姐们的方便，她的意见是：“膳堂是决不可能改作寝室的。”

“小姐，您们是四年级，大家开个会向学校去争吧，听说昨天膳食委员为这事找过史先生，他说学校里只管念书，不管睡觉吃饭，您说话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以前清华不是这么个办法。小姐们为什么不去说呀！”

正因为小姐们只心痛自个儿的私事，为大家出力的事就没有兴趣了。刘妈有什么办法呢？终于膳堂变成了寝室。

× × ×

同学们越来越多，刘妈显得更忙了，随时都可听到她那高朗的声音。她是那样热切、周到地招呼我们。八年来的抗战，使一切都变了样，清华园似乎失去了以往闲情逸致的景色，“静斋”里住的女孩子们，也比不上以前的“规矩”了！只有刘妈，爱传统、爱清华园、爱静斋的心情是真实的，一点儿也没有改变。

原载《文汇报》1946年12月26日第五版

以笔名“蓝玮”发表，主要是因刘妈是身边的真人真事，不想让人知道是我在品评她。

玛瑙戒指

之钟从城里回来,带着兴奋的神情,打开了他买来的一大包小一包的东西。

“蒲,这两双长统袜买得该不算贵吧?物价涨得真凶,好的要一百多万一双,这两双一共才九十二万块钱。”

“你真是,多少正经东西不买,买这些袜子干什么呢?”我虽然是这样地在埋怨他,可是却开始用拳头比起大小来。这虽然是我们计议已久想买的东西,可是直到今天在我们的预算里,还觉得有点“奢侈”。接着我们检阅了他为孩子买回的半磅毛线,一斤橘子,以及我一向喜欢吃的糖葫芦,与一只卤鸡。

面对着这一大堆东西,我感到有点茫然。之钟今天进城去花的钱,是我那只玛瑙戒指换来的,在原来的预算里,除去小孩子的毛线之外,主要的就是买米和吃菜。我知道之钟今天这种心情,是一种在穷困下积压已久而偶尔有了几个钱之后的反感,我与其说是责备,还不如说是同情。

“怎么办呢?米买了没有?城里的是不是比这儿便宜些?”

“嗯,差不多,还不如在这里买的方便。”

“戒指卖了多少?还剩得不少吧?”我轻轻地问了一句。

“戒指换了八百五十万,还剩四百多万。”

“怎么一共只换这一点钱呢?称了没有?金子有多重?玛瑙算了钱没有?”我知道他一向是马里马虎的。